

通俗唱本



回杯记

(拉場戲)

这是一部描写东北抗联斗争的长篇小说。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描写了八位抗联战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英勇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是东北抗联斗争的缩影。

抗联战士

黑龙江省民间艺术团创作

刘永华整理

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黑龙江省出版印刷厂印刷 印刷厂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787×1092毫米 1/32开 印数：10,000册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1.50元

书号：J100.4-1 定价：(7)一角

劇中人：張廷秀

王二姐

王 進

〔張廷秀穿破衣扎稻草繩，手提打狗棍和瓦罐上。

張廷秀：在下八府巡按張……（望門）張廷秀，大比之年，南京趕考，得仲頭名狀元，聖上見喜，命我回家探親祭祖。今日人馬來到蘇州十里長亭，有人報道，王丞相將他女兒蘭英許配西門外蘇大公子，待我前去訪訪二妹的真假虛實。今日正是她父壽誕，趙昂奪官之日，人多眼眾，密訪不便，待我趕奔王府花園尋她便了。（走園場）來到王府花園，并無一人，這便如何是好？（內咳嗽聲）啊，那邊來了一人，好像王進，待我閃在一傍見機行事。正是：『

要知心腹事，

單聽背后言。（下）

〔王進上。

王 进：(念)站在高門下，
捧茶奉上人。

我王进，在相府当了一名書童，今天是王大老爺寿誕、趙姑老爺夸官、王二小姐下聘礼之日，三宗喜事合在一起來办，門前唱对台大戲，这人來的才多呢！在酒席宴前我这么一看哪，有南上坡的北下坎的，有高个矮个的，有穿坎肩的有穿大布衫的，有帶大疙領小崽的，有梳光头的打刘海的，有“奔楼头”“挖扣臉”的，这些人都是他們的三親六故，就缺少我二姑父張廷秀。你若問他哪去了？趙昂說他 命喪南京了。今天，我呀更想念他老人家啦！我連飯也吃不下去了，去到厨房偷了一壺酒，一塊肉，買了一匹黃錢紙，來到花園祭奠祭奠他。啊，到了，就在这吧。(跪下燒紙洒酒)二姑父啊二姑父，你活着时候待我好，你死了我來祭奠你，东西虽少，也是一番心思。(哭)二姑父啊，紙錢不多，快收斂去吧，別叫野鬼搶去。

[張廷秀暗上。往王进后脖頸上吹风。
王进大惊，忙跑，張廷秀又拿棍子輕輕碰他一下，王进跑圓場，張廷秀追。二人碰个对面。

張廷秀：王进！

王 进：（定了定神）好个胆大的花子，敢管大爺
我叫王进！

張廷秀：王进，你不認識我了嗎？

王 进：你不是偷雞的王二嗎？

張廷秀：不是。我是你二姑父回家來了！

王 进：（大驚）打鬼，打鬼！（跑）

張廷秀：（追上）王进，你怎麼說我是鬼啊？

王 进：趙昂說你老命喪南京，如今又出現了，你
不是鬼是什麼？

張廷秀：王进不要害怕，那是仇人咒罵于我，我未
曾死。

王 进：你說你沒有死，好，我招呼你三聲，你一
聲比一聲高，你就是人，一聲比一聲低，那你
就是鬼了。

張廷秀：好，你且喚來！

王 进：二姑夫！

張廷秀：（高聲的）在！

王 进：还有点人味兒。張廷秀！

張廷秀：（聲音較低）是！

王 进：二姑夫？

張廷秀：（聲音更低了）正是！

王 进：（大驚）打鬼，打鬼！

張廷秀：王進不要害怕，這是吓唬于你。

王 進：你老可把我吓坏了。當真是二姑父回來了？

張廷秀：當真是我回來了。

王 進：你老在那站住了，讓我好好看看。

（看）唉呀，一點也不差。（二人抓住手腕相視）

張廷秀：王進！

王 進：二姑夫，你回來的正巧，快到大廳和趙昂辯理！

張廷秀：不可呀，不可……啊，你二姑可在樓上？

王 進：你老可別提了，我二姑聽說你死在南京，朝思暮想，把眼睛哭的像個桃兒似的，咀兒一咧像個瓢似的，你老快到樓上見見我二姑吧！

張廷秀：不可，你快到樓上送上一信，就說我還家來了。

王 進：好，你老在哪兒等着？

張廷秀：在那茶梅架下。（下）

王 進：不見不散哪！我二姑夫大概是要飯回來了，跟我二姑就說他做官回來，對，我就這麼說吧！（下）

〔王蘭英上。〕

王二姐：(念)二哥去求官，
六年未回还。

(詩)一只孤雁落沙灘，
淒風冷雨苦摧殘，
展翅去尋旧情侶，
从小何曾离江南。

王蘭英，自幼許配二哥張廷秀為妻，二哥
進京趕考一去六年未回，爹爹又將我改嫁蘇
大公子，我百般哭鬧，也是無用，咳！

(唱)

王二姐，坐樓里，
思想二哥泪悲泣。
二哥一去六年正，
拋下二妹受人欺。
爹爹逼我另改嫁，
姐姐沒事就來俏皮。
趙昂賊乎他更坏，
幫着爹爹把我逼。
二哥二哥你回來吧，回來吧，
晚回三天啥也來不及。
你听前廳鑼鼓响，
為的啥事你知不知？

一为我爹寿诞、二为赵昂夸官、三为苏家下聘礼，

这才唱大戏、摆酒宴，

老親少友都到齐。

二哥啊，苏家今日把財礼下，

送來綾罗綢緞、金銀財宝、麝香、翡翠、珊瑚、瑪瑙、还有一件珍珠衣。

后天就花紅大轎把我娶，

你說我焦急不焦急？

二哥二哥为什么你还留恋在外，

难道說你愿意二妹成了別人的妻？

蘭英我坐臥不宁泪不止，

鑼鼓声声偏又冲进耳朵里。

越听我心里越煩惱，

这和送殯的鼓乐沒啥差異。

我把門窗全堵死，

屋里沒亮黑漆漆。

咳，二哥呀，

屋子里黑古隆冬好比座坟墓，

二妹我活像坐在坟墓中。

我不到黄河心不死，

手把樓門望南京。

啊，你看哪，

从南來了个騎馬的漢，

头戴烏紗身穿蟒龍。

看前影好像二哥張廷秀，

看后影好像丈夫回家中。

二姐我心兒乐的就像蓮花瓣兒放，二哥，你回來了，二妹在这呢，你快上樓吧，你別往東拐啊，咳，你走錯了門啦，那不是咱的家，你越走越遠啦！（仔細看）啊呀，我的媽親呀，是我認錯了人啦！

（唱）你看他揚鞭打馬奔正東。

我哭一聲二哥咱們難相見，

莫非你是真進了枉死城？

人家都說你死了我不信，

誰提起你个死字，我吐它几口罵他几声。

看起來硬說你沒死也是自己想，

若不然为啥人不回來信不通？

越思越想越沒活路，

不如一死尋找二哥張相公；

二哥哥二哥你可別死，

但愿你還活在此世中。

有朝一日你回家轉，
把你張家的冤仇一筆清。
你若有一点良心在，
墳頭看看二妹王蘭英。
什麼祭禮你也不用帶，
墳頭上你放上我贈送你的白玉盅。
斟上一杯水酒我不嫌淡，
只要你伏在墳上哭几声。
也算我沒有白白等你六年正，
也算我沒有白白為你進了枉死城。
王二姐我哭的如酒醉，
二哥你為的什麼要做官來要進京？
到如今只落得你死我活我死你活，
再也不能重相逢。
我翻箱倒櫃拿出一條白綾帶，
淚眼模糊就往梁柁上扔。
二哥二哥不是我不活着把你等，
后天蘇家就來娶你的蘭英。
我已經等了二哥六年整，
今日到了最後的日程。
罷了，我的二哥我的丈夫我的天我的張
廷秀，

咱們何處再相逢？

一狠心我引頸把環套……

〔王進跑上。〕

王 進：（唱）從樓下跑上王進一溜風。

啊呀一聲說不好，

二姑你為啥竟然輕生？

手拉二姑解下套，

二姑落坐仔細聽。

王二姐：王進不在前庭侍奉太老爺，來到二姑樓上為了何事？

王 進：我給二姑叩喜。

王二姐：我憂愁千萬，喜從何來？

王 進：太老爺壽誕之日，還不是你老一喜嗎？

王二姐：我父壽誕之日，年年有的，算不得什麼喜事。

王 進：我再與二姑叩喜。

王二姐：你又叩的什麼喜？

王 進：趙姑老爺夸官，這不是大喜嗎？

王二姐：（叱責）那趙昂與我仇深似海，他夸官與我何干，還不與我退下！

王 進：我再與二姑叩喜。

王二姐：三番兩次叩的什麼喜？

王 进：你今天想我二姑父張廷秀？

王二姐：是。

王 进：明天也想我二姑父張廷秀？

王二姐：是，是！

王 进：我二姑父張廷秀……

王二姐：他可回來了？

王 进：嘿嘿，還沒信哪！

王二姐：走，走，走！大胆王进，竟敢上楼耍笑二姑
我來了，可气死我了！（哭）

王 进：二姑二姑別哭啦，我二姑父他 当真的回
來了！

王二姐：怎么，当真的回來了？

王 进：当真的回來了，我不敢撒謊。

王二姐：他是榮耀而歸，還是落魄而歸？

王 进：是榮耀而歸，現在花園 茶梅架下等候二
姑。

王二姐：如此說來，我这就前去，你快些 頭前帶
路。

王 进：二姑，我这么大了，还是不去的好，我給
你們看着点人吧！

王二姐：如此說來，我自己前去。

王 进：是，我先走啦。（下）

王二姐：啊，二哥哥还家來了，待我謝天謝地呀！

(唱)我聞听二哥他回家中，

擦干了眼泪換上笑容。

顧不得梳梳洗洗、擦胭抹粉、描眉点唇、

穿紅挂綠巧打扮，

慌忙下了楼梯十三層。

三步并作兩步走，

不多一时走进花園中。

迈步來到茶梅架，

为何不見二哥張相公？

二姐正在心納悶，(內有人咳嗽声)

忽听見背后有人声。

〔張廷秀上。

見此人头帶一頂开花帽，

身上衣服罗着补釘。

八成是三年沒洗臉，

眉毛眼睛看不清。

左手拿着黃磁罐，

打狗梢条在右手中。

这个花子怎么也來到茶梅架？

別碍着我們夫妻重相逢。

我这里咳嗽一声开了口，

叫声花子你是听：

你想要飯前廳要，

花園不是捨飯棚！

張廷秀：（唱）我正在茶梅架下等二妹，

分花拂柳來了一位女花容。

远看好像王二姐，

近看正是王蘭英。

兩条蛾眉弯又細，

一对杏眼水凌凌。

桃花粉面瓜子臉，

渾身穿素沒挂紅。

就像观音大士离南海，

就差沒有柳枝在手中。

在南京我見過美女多少个，

沒見過这么俊俏的女花容。

小模样兒全長破，

全非当年的幼女童。

二妹你六年人才出息的好，

不知心腸变更沒变更？

上前一步深施一礼，

恩妹恩妹你是听：

岳父岳母可都好，

隔壁三叔可安寧？

二哥科考六年整，

恩妹你身體可太平？

王二姐：（唱）二姐聞听心不悅，
要飯的花子你是听。
你管我父我母好不好，
你管我三叔安寧不安寧。
我問你親戚从哪論，
为什么口口把恩妹稱？
我問你倒是哪一個，

張廷秀：（唱）我是你二哥廷秀回家中。

二妹你当真不認識我了嗎？

王二姐：我不認識你。

張廷秀：你仔細的看上一看，我是你 要了飯的落
了魄的二哥張廷秀還家來了！

王二姐：怎么，你是我二哥張廷秀回來了？

張廷秀：正是！

王二姐：罷了，（急趨前）
張廷秀：——

王二姐：（忙退后）不像，不像，大大的不像了！
（哭）

張廷秀：怎么不像了呢？

王二姐：想我二哥趕考之時是個白面書生，嘴巴

臉蛋全是光光的，眉不这么粗，眼不这么長，
个兒不这么高，胳膊不这么粗，如今看你这样
子，大大的不像了！

張廷秀：唉，二妹，六年光景，我还不該長破模样
長成大漢子嗎？二妹，你也長成大姑娘了。

王二姐：如此說來，待我仔細看上一看。

張廷秀：好。二妹你看前——看后——看左——
看右……

王二姐：罷了，（急趨前）夫啊！

張廷秀：妻

王二姐：（退后）倒是有点像，只是……

張廷秀：只是什麼？

王二姐：啊，想当初我二哥臨走之時，我曾贈他一
一盞白玉杯，言說杯要回來才相逢，如今，這
白玉杯，你可曾帶得回來？

張廷秀：這個……

王二姐：拿來！

張廷秀：我未曾帶來啊！

王二姐：好一個大胆花子，竟敢冒充我二哥張廷
秀來調戲相府小姐來了，王進，喚人來，將他送到
官府問罪。

張廷秀：啊呀，二妹，切莫高聲，讓那趙昂賊子聞
知，我又該命喪九泉了。

王二姐：还不与我退下。

張廷秀：二妹，白玉杯确被那賊子趙昂搶去了。

王二姐：当初講的明白，言說杯要回來才相逢，如今你杯也沒有，人也不像，我怎敢將你認下？

張廷秀：二妹呀，二妹，白玉杯实实被趙昂搶去，难道說你認杯不認人嗎？

王二姐：杯和人都是要認的。

張廷秀：难道說趙昂，或者別个人拿得杯來，你也叫他張二哥，認他为丈夫嗎？

王二姐：这个……

張廷秀：人和杯，那个重要？

王二姐：想那白玉杯是我親手贈于二哥的表記，他怎能丢失！

張廷秀：并不是我忘情負义粗心大意將它丢失送人哪！

王二姐：啊，你看你給我的水晶帶扣，可还帶在这身边、日夜不离！沒杯，誰知你是哪个？

張廷秀：請問二妹，人回來沒有杯好，还是杯回來沒有人好？

王二姐：人回來沒杯的好。

張廷秀：那就將我認下吧！

王二姐：且慢，如今你杯也沒有，人也不像，我且